

边缘部落

百褶裙

Bai Zhe Qun

撰文摄影 林茨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褶裙/林茨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0

(边缘部落)

ISBN 7-5434-4810-6

I. 百... II. 林... III. 彝族—概况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65306号

丛 书 名	边缘部落
书 名	百褶裙
作 者	林茨
责任编辑	刘 辉 刘 峥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 (宝安) 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20x960 1/16
印 张	12.25
印 数	0001-7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34-4810-6/k. 207
定 价	29. 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年轻时我自以为对艺术的热忱超越常人，为此匆忙地进入一所艺术学校。消磨了许多光阴，我才了解到自己的问题：我已幸运地活在了消费主义的新宗教的时代环境中，而我对生活的见解仍耽于古旧，“艺术家”这样混下去是件尴尬的事。我也欣赏当代的艺术，就像欣赏带有现时的名牌标记以及昂贵价码的商品一样。早年我被艺术迷惑则属于另一种情形：一本不起眼的小人书，就可能包含着许多悲天悯人的画面。长久以来，我对艺术家的情怀的关注，远多于对他们艺术造诣的关注。

“古代”艺术家描绘的穷人身上有一种神性光辉，实际上，从乔托、米开朗基罗、卡拉瓦乔到毕加索，穷人从来就是艺术的一个重要母题。此外还有裸体艺术的长盛不衰，也可以部分追溯到，“裸体”令我们想到“一无所有”的状态。古希腊时就有哲学家认为，人只有一无所有并一无所求，才可以为尊、为王。

《圣经》里的耶稣是一个典型。他身着粗麻衣，“一切均与这个世界的奢望相反：他卑贱、贫穷、软弱、短命。”“没有学位，毫无尊贵，无福无禄无寿，无知无欲无为，守辱守弱守黑，处众人之所恶。”艺术史上曾有人试图将圣家族描绘成帝王，结果反而玷污了神圣，导致人们对他们失去敬意。

一九八六年我被三名彝族人引导至一个叫特木里的地方，由此为开端，我经历了“正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涯。它同时也成为我的一桩隐私，平常我很少与人提及这方面的际遇。我放弃了做艺术家的志向，与此同时，“纪实”文本及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去布拖前，我买了第一部35毫米照相机。正如对纯艺术持保留态度一样，我对摄影的兴趣，也仅仅因为它适合被看作一种纯粹的工具。名满天下的法国摄影大师卡蒂埃·布列松声言：“我不喜欢摄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想我能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布列松在将摄影作为工具表述了他对世界的观察后，又回到了他早年喜欢的绘画，这件事对我而言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首访特木里十年后，我“发现”了与它一山之隔的怒江大峡谷。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名傈僳族妇女，她本已远嫁富裕的东部沿海，在那里生儿育女，有一天她却只身返回了其在大峡谷的老家，我对这位农妇的选择深感理解和欣慰。尽管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眼光衡量，大体上，那里的蛮荒、贫困及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仍一如往昔。世界在进步，致富梦、强国梦可以如火如荼地照做下去，但应该永远让想回归的人，能回他们想回的地方去。如果能这样，我想，多元化和自由的价值，就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体现。

2001年10月

◎作者行进路线





◎目录



第一章》》》特木里 | 02

自我放逐，我的蛮夷血液产生了作用 / 自治州与航天城 / 三个彝人，他们终结了我的一个理想又启发了另一个 / 农庄里的县城 / 一匹看家的马 / 坐农妇的马车兜风 / 河边的集市



第二章》》》美撒 | 34

地名的魅力 / 每个制高点都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你 / 多隆的游记 / 土墙泥房，家园的符号 / 没有人比他们更注重血统的纯正了 / 神圣的哈帕及察儿瓦 / 废弃的林场 / 不变才谓神奇 / 美撒人最惬意的坐姿 / 宠物马 / 中国的阿米希人？ / 阿达日鬼对记者的赞扬及其真实用意



第三章》》》 火烈 卜80

金沙江畔 / 骄傲使他们陷入绝境? / 保持自尊的最后方式
/ 末代土司 / 几个女人的殊死争斗 / 牢狱之灾 / 一个小军阀的权谋 / 赤补嫫阿乍 / 雷波来的亲戚 / 殉情 / 孟获的报复 / 土司之死 / 新人 / 纯真的年代 / 流浪 / 重归西溪河 / 任子嫫的奋斗 / 乡村干部



第四章》》》 九都 卜138

女性美与利他主义 / 乐天的农耕者 / 我与彝女的一次讨价还价 / 现在好女人没有以前多了 / 一个年轻农夫对漂亮制服的向往 / 他在北京待过一年多 / 一个从大地上消失的彝女 / “形象扶贫” / 城里人送来的时装 / 我与一位九都思想家的谈话

K281.7/15

边缘部落

百褶裙

Daifengdun

撰文摄影 林茨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



特木里

百
褶
裙



那些除了在自然形成的公路上缓缓而行之外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是无与伦比最幸福之人。那些自然形成的公路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除非我们甘愿偏离大自然小心谨慎地为我们这些凡人设定的疆界。古朴纯真的自然最具亮丽色彩。

——伊拉斯谟假愚妇人之口



20世纪80年代竟很遥远了。我记得那时的人还极少使用“世纪末”这个词，人们对过去了十年左右的“文革”仍记忆犹新，世纪末及接踵而至的“下个世纪”，总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美好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与现在比，20世纪80年代的人比较简单，他们的头脑更简单。当时我在江苏南京一文化单位供职，感觉很沉闷。我那时的经济状况，一定还在时下绝大多数在城市做事的民工之下，然而年轻与大胆，却是今天的我再也难以找回的。我把随心所欲地旅行当成自己人生的一大目标，攒到几百块钱便敢走遍天下。我还记得从学校毕业那年，在甘肃酒泉附近一个小火车站，为了挣钱买从兰州到上海的火车票，曾用石灰水覆盖了一幅“文革”壁画——那时我的文物意识很淡薄——然后在上面绘制了一幅宣传画。画的内容是禁止旅客携带鞭炮等危险品进站上车，我为此获得五十元报酬。

那个年代理智健全的大学生，通常都是将旅行的远大目标指向美国，因为去美国看起来比去西藏更现实。我们曾经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多到不知该如何处理，中国学生只要拿出他们特有的坚忍不拔，并暂时将众所周知的那些英文考试当做惟一大事，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尽管如此，仍有失败者，我即他们中的一员。我去了领事馆，但没有拿到期待的签证。我还是上了路，不是坐飞机去美国，而是坐火车硬座，去了中国西北。

“文革”结束十几年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便是我已参加工作并有了少许积蓄，可以做出游的经费。我最初选择的是西北的西安、麦积山和敦煌石窟，那次旅行使我遍访名胜古迹的志向成为一桩往事——我无意充当旅游业负面影响的见证人。雄浑的霍去病墓西汉石雕，原仁立于原野之上，吞吐着大气，是一种在以后的中国艺术中绝迹的伟大精神的凝聚，现在却被囚禁在畜棚般的建筑物内，四周围着铁栅栏，犹如被农民捕获的困兽。从前我作为美院学生，到过的天水麦积山和敦煌莫高窟，都已经模样大变。黄河上游，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已没有西风古道，没有汉唐

雄风，没有夕阳废垒，有的只是令人反胃的“游览景点”，并如北京的八达岭、十三陵一带，到处有人兜售粗制滥造的文物赝品。恶俗建筑、愚蠢的装饰以及铁栅栏，显然已经推广、应用到为导游地图、手册标注、推介的所有名胜古迹上。

这些旅游胜地需要的是“旅游消费者”，明白这一点，也令我噤若寒蝉。我想有必要将我这样的游荡者与旅游消费者加以区分。旅游者一般都具备明确的目的性、起码的计划以及相应的预算；游荡却漫无目标，它是活着的一种方式而非消费的方式。如前所述，游荡中不乏许多时间是用来挣钱，以使那种漫游得以持续的。但游荡与“流浪”也有所差异。我觉得流浪生活属于古代，并对流浪者，例如传闻中的吉普赛人、为寻找一块生息土地四处流徙的人，以及中外古今的朝圣者，一向怀有敬意。一种色彩特别浓郁的背景衬托着他们，伴随着史诗般的洪荒感，以及充满悲情的优美情调，我要把自己硬抹上类似的油彩，就不免显得矫情和滑稽了。我欣赏米歇尔·蒙田的一首短诗，从哪看到已不记得，我把它抄在了记事本上：

缘何四处游？

我答世人问：

但知何所避，

不知何所求。

我从张掖、兰州一路退到天水，情绪搞得很低落，就那样回家又不甘心，恍恍惚惚到了陕南重镇宝鸡，想起了“得陇望蜀”这句成语。我的身上有一半巴蜀蛮夷血液，却在吴越之地长大，西南于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确立了新目标，顿觉今是而昨非，乃至有些激动。远古的氏羌族群，即是从发源地甘青高原为起点，沿岷江穿越秦岭，朝着长江流域，主要是其上游金沙江峡谷迁徙的。我在宝鸡街市上闲逛了一整天，深夜，确切地说是凌晨两点，搭上了从乌鲁木齐开往成都的火车。车上超载的乘客几乎全是由新疆返回四川的民工，拥挤的程度绝对恐怖，车上的人只有立锥之地，车厢里的温度超过摄氏四十度。从宝鸡到成都的十几个小时，我不仅一直站立，而且没有挪动过半步，因为无论你的背脊还是前胸，或者是左右肩膀的双侧，照例都有人死死抵住，想转一下身，换个姿势改变一下身体的重心，也很困难。

跨入四川地界，你会倍加感觉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尽管整个列车早已被从新疆返川的民工拥塞得密不透风，仍有无数来自铁路沿线的农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鱼贯进入车厢，不知疲倦地叫卖食物，其顽强于人缝中穿行的能力，足令人叹为观止。乘客因不堪拥挤，停靠站台时总是将车门与车窗紧闭，以此阻挡更多人涌入，车厢内因此闷热得几乎使人窒息。偶有体弱不支或心存侥幸的人，将车窗露出一条缝隙，呼吸几口车厢外的新鲜空气，立刻便有进城贩卖水果的农民插入几根扁担，猛力将车窗撬开。农民们奋力将装满水果的箩筐从撬开的车窗塞进车厢，但车窗缝隙太小，不足以使整个箩筐进来，于是水果从箩筐泻出，几乎落满了半个车厢，农民将空箩筐压扁，连人从车窗硬挤进去。火车开动后，农民在早已挤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车厢里，竟胜似闲庭信步。他们胸有成竹地从人们脚下捡回一个个滚落的水果，用衣角将它们揩干净，重新放进箩筐，直到一个不少，再将筐子捆缚好，恢复到他们离开村子时的情形，然后神态安详地寻一处容身的地方，平静地待在那里，继续他们进城贩果的征程。

在成都逗留了两天，又经过难熬的颠簸，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来到凉山州的首府西昌市。80年代的西昌，看上去就是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府。我的意思是，十几年前的西昌还不像现在这么闹腾。虽然那里有“现代化”最具象征性的东西——卫星发射基地，但该基地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发生多大实际影响。在这个彝族和汉族混居的城市，人们对现代化仍然持观望态度。即使在“西部”，凉山州也是以蛮荒而著称的地方，长久以来，在民众心目中，现代化是国家能力范围的事，它并非始于今日。例如，“文革”期间成昆铁路贯穿了大凉山全境，西昌市有了机场，有了卫星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以来，在大凉山，现代化进程从来不曾停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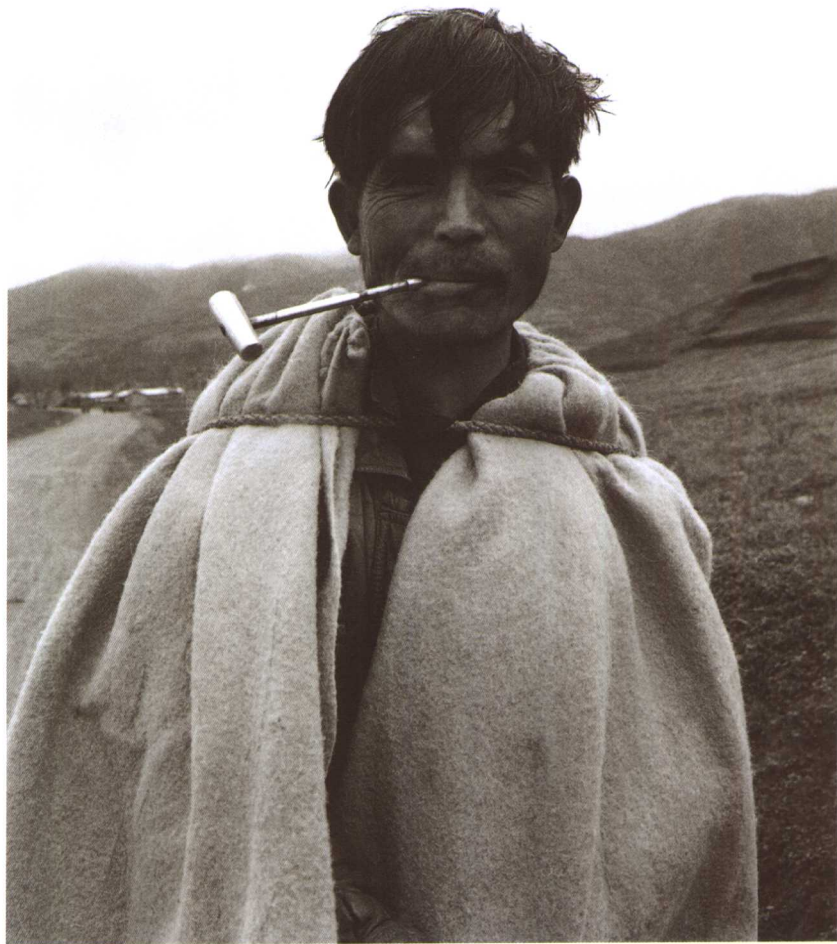
80年代的西昌没有那么多宾馆和酒店，有的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招待所和少许大众旅社。即使州政府招待所也只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虽简朴，但房间宽大、空气通畅。城中吸引人的场所，包括老百货商店、工人文化宫、体育场以及群众艺术馆。一座斑驳的古旧牌楼，是熙熙攘攘的农贸集市的标志。尽管收入低微，当地人大都安之若素，当街兜售叫卖者必是外地人。我在西昌接触到的读书人，几乎无一不在沿海及内地城市生活、研修过，对在那些地方的经历，他们珍惜，但并不留恋。他们热情质朴，并有一种仿佛不合时宜的儒雅气质。

我有一个朋友在州群艺馆工作，他来北京进修时，我与他认识。他和妻子都是70年代初从军队转业来凉山的，在群艺馆的工作是教业余演员排演节目，这项事业使他们觉得这辈子活得很充实。他们当然明白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群艺馆的光景愈来愈萧条，自己也到了快退休的时候。现在回忆起他们，我想起的是20世纪初，在大西洋沉没的那艘豪华巨轮上的乐手，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到了世界末日，也一定要将已经开始的曲子演奏完毕。卡梅隆导演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中有他们的镜头，据说这些人都是经得起稽考的历史人物。在影片中他们的台词不多，但设计得很精妙。巨轮沉没时，所有的人都忙着逃生，一派炼狱景象。几个乐手拉完了一首曲目，决定是否演奏下一首时，其中一个问：还会有人听吗？另一个平静地说：宴会时也没有。说完，一曲悠扬的四重奏就在极不协调的背景下，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我之所以提上面的人和事，是因为今日的西昌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日西昌正如我到过的其他城市，成为商贾云集、嘈杂喧嚣、景色单调的地方。人们正忙着将道路旁的老房子拆除，然后修建一些镶嵌大块茶色玻璃或外墙满贴白色瓷砖，号称“大厦”、“广场”的楼房。这些楼房招租的铺面，一半以上，不是开超市，就是卖手机一类通讯器材的。由于拆迁时砍掉了原有的树木，使新建筑无所遮掩，时刻占据着你的视线，并同时伴随着搅拌机、钻孔机、柴油机等机械刺耳的噪声。与其他中小城市一样，新西昌也没有忘记在闹市区开出几条通衢大道，以表明该城已经步入机动车的时代。与此相关，把不受约束地招摇过市的车辆当做特权标志的风尚，还远未显现出衰微的迹象。

穿着广告马甲，足登人力三轮车的车夫和人行道上随处可遇的一元钱擦鞋地摊，是日益繁华的西昌城特有的风景。登车的和擦鞋的，通常都是最老实忠厚的西昌男人和女人，你可以放心地接受其服务而绝不必担心挨宰，像在诸多旅游城市的热门景点那样。西昌的宾馆酒店大都毗邻新拓的马路，所以大都说不上宁静舒适，附设的餐厅则通常物美价廉。总体说，发展尚未危及这里的淳朴民风，只是可观的风景已经无多。

回到上世纪80年代我的首次凉山之行。像西昌这样的小城，从观光角度看，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已足够，其实它更适合作为到周边地区，主要是金沙江和彝族聚居地，进行寻访的中转站。我算计了所剩不多的路费，挑选远离



© 披毡的男人 1995 年

州府所在地的美姑及靠近金沙江的雷波，加上必经之地昭觉，一口气游历了三个县。返回西昌，休整一日后，又游览了邛海等当地名胜，总算对那次从东南到西北，又从西北到西南的大跨度漫游感到比较满足，同时也差不多筋疲力尽了。就在返回住处自治州招待所，一路打听如何购买回家车票的途中，三个装束奇异的彝族人突然闯入我的视线。我已到过美姑、雷波、昭觉，对那些地方的彝人本并不陌生，新出现的这三个人，却显示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 披毡的妇女 1997 年

他们是一名约四十岁的男子和两名年轻妇女，你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归属的人群，生活迥异于我们熟知的现实。他们的形貌完全属于古代，与环境的对比非常强烈。那名男子身材高大，一件深灰色的羊毛披肩从他的双肩悬垂下来，遮掩了他的身体的大部分，使他看上去像个无臂巨人。他的动作迟缓，但目光敏锐，仿佛小心戒备着什么。你的视线因此集中在他的面部，他有一张长脸，直鼻梁，双目深邃而忧郁，瞳孔呈深棕色。随行的两名妇女的目光却很天真，并一直左顾右盼。其中一个身材高大挺拔，同样肩披一件黑



© 特木里桥 1991年(上图)



© 去特木里 1991年(下图)

色羊毛披肩；另一个没有戴披肩，她有张孩子般的脸，背后却背着一个婴儿。所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四人同行的家族。两个女人都穿着色彩斑斓的拖地长裙，她们的肤色略呈淡褐色，脸颊、鼻翼上带着流浪中的人特有的灰尘，却同时拥有毋庸置疑的美貌，不停流转着的双目，好奇中常带着警觉。